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
<<手掌阳光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手掌阳光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33260071

10位ISBN编号：7533260074

出版时间：2009-4

出版时间：明天出版社

作者：曾小春

页数：209

字数：11200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http://www.tushu007.com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
内容概要

这是一部描写农村留守孩子成长的长篇小说。
骑子岭女孩兰妮子的父母去广东打工，她被留在小镇姨父家里，与小表哥刘水在同一个屋檐下共同生活。
在山里无猎可打的火种爷爷也来到镇上守果园，与两个孩子朝夕相处。
后来，生活发生了一系列预想不到的重大变故，两个孩子的小小心灵饱受磨难。
但是，希望的火苗并未因此而熄灭。
太阳出来了，两个孩子，又做起了手掌阳光的游戏……

作者简介

曾小春，汉族，一九六五年出生，江西省石城县人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现在广东省东莞文学艺术院工作。

儿童短篇小说集《父亲的城》入选“二十一世纪文学之星丛书”，长篇小说《蓝色故乡》入选“花季长篇小说丛书”，《父亲的城》获陈伯吹儿童文学优秀作品奖，《蓝色

书籍目录

一、耳朵上的距离　二、从温暖游戏开始三、娘的手四、红蚂蚁、绿蚂蚁　五、崩塌　六、给爸爸当老师七、再见小镇

<<手掌阳光>>

章节摘录

一、耳朵上的距离　　1　　那一天，兰妮子看到骑子岭村最具知名度的两个男人哭了。
一个是火种爷爷，另一个则是她的父亲老巴子。
　　冬天，山里人与土地一样空闲。
那天上午，村民们正在村部选举下一任村干部。
忽然，山谷里传来嗵的一声铳响，大家都感觉到了，知道是火种爷爷打猎归来了，但都坚守不动。
只有兰妮子拔腿往会场外跑。
父亲老巴子正在台上陈述他当村长几年来的工作成绩。
她对谁当下一届村长没多少兴趣，现在最想知道的是，火种爷爷有没有打死最后一头野猪。
　　火种爷爷是方圆几十里唯一正宗的猎人。
以前野兽多的时候，也有不少山里人跟着上山狩猎，但那都是在秋冬农闲时节，平时他们在田里忙碌。
而火种爷爷从没摸过锄把，一辈子靠打猎为生，倒在他枪口下的猎物数不胜数据说，山里的野、兽听到他的脚步也会胆战心惊。
后来，捕猎的频繁和森林的减少，使山上的野兽越来越稀少，有时蹲守几天也难有收获。
那些业余猎人渐渐没有兴味，最后只剩下火种爷爷，成为名副其实的最后一名猎人。
　　火种爷爷住在村子旁边的另一条山谷里，那里有一幢歪歪扭扭的木屋子。
他是村里人，却不愿意与大家住在一起，似乎是要将自己与大家区分开来。
兰妮子刚刚走进山谷，大老远就看见火种爷爷蹲在门前的空地上，手里拄着那杆著名的黑火铳，他的脚下躺着一具庞然大物和另一杆火铳。
那条叫花眼的猎狗趴在一旁，骄傲地吐着长长的舌头，一副得胜还朝的样子。
　　那是山里最后一头野猪吗？
它与火种爷爷遭遇过不下十次，火种爷爷曾经击中过它，也被它抓伤过胳膊，但还是让它逃脱了。
火种爷爷与她讲过，这头野猪特别狡猾凶猛，总是在开枪之际，猛然匐下脑袋，打过去的铁砂根本就伤不了它。
经过多年蹭磨，它的身上粘着一层厚如盔甲的松树油脂，全身的毛发也染得红彤彤的，铁砂最多只能碰下一些松脂，即便加上了铁条，也只能擦伤它的一点皮毛。
但这次红毛野猪难逃厄运，一根铁条洞穿它的眼睛再从后脑射出。
　　看见兰妮子来了，花眼呜呜地转动着脖子向她打招呼。
花眼毛发乌黑发亮，两只眼窝却长有一圈雪白的茸毛。
兰妮子摸摸花眼的头，走近一看，果然是那头红毛野猪。
　　只听见火种爷爷对着地上的野猪喃喃自语道：“呵呵，这回你跑不掉了吧。
我终于把你撂倒了！
我可把你琢磨透了。
你还是老习惯，我一举铳你就脑袋拱地。
铳一响，你就冲我扑来。
呵呵，你没想到这次我带了两杆铳。
第一铳是引你上钩的，等你蹿过来时，你的脑袋就抬起来了。
我手里的第二杆铳就响了。
轰嗵！
呵呵呵……”　　“火种爷爷，你打得真准哪！
”兰妮子蹲下身子拨弄野猪身上硬刺刺的毛。
　　“我是猎人哩，能逃得过我枪口的野兽恐怕还没生下来。
”　　火种爷爷的声音依然低低的，虽然还是勾着头，但遮挡不了他脸上那两道猩红的疤痕，那是他年轻时被老虎抓的。
火种爷爷打虎的故事历久弥新，人人皆知。

当年的火种爷爷是远近闻名的打虎英雄。
老虎报复他，趁他去县里领奖的空隙扑进他家，咬死了他新婚不久的媳妇。
火种爷爷悲愤交加，带着猎狗沿着武夷山脉一路追杀，那伙老虎一一倒在他的枪口下。
最后是一头刚刚生崽的母虎，它中弹后躺在地上装死，嘴里衔着虎崽。
火种爷爷上前去捉那只虎崽，不料它猛然跳起，前爪直拍下来。
火种爷爷一闪，那爪子从眼角两边划拉下去，几乎抓碎了他的脸。
火种爷爷补了一枪，那母虎才扑地身亡。
那只虎崽被他带回家抚养，稍大些了，就送给了市动物园。
在以后的岁月里，他再也没有成家，孤身一人继续打猎。
老虎没有了，他就打狼、野牛、麂子……这些野兽都绝迹了，他的猎狗也换了五六条。
当他有些老了，又把枪口对准了野猪。
现在，最后一头野猪也躺在地上成为一具尸体。
“只是，山上的野兽都打光了，我就没事可干了。”火种爷爷抚着脸上的伤疤。
“还有野兔啊，山上可多了，昨天我还在菜园里看到两只呢，灰灰的，眼睛亮亮的，一畦菜都被它们啃坏了。”
“我每天蹲在菜园子里打兔子，那我还像个猎人吗？”
火种爷爷抬起头来。
那道深长的疤痕从眼角彻底显现出来，一直延伸到嘴角，两行热泪汩汩地蜿蜒在脸上的伤疤里。
村里的几个后生拎着绳索匆匆赶来，他们像往常一样，想帮忙把猎物抬到镇上卖了。
当他们捆缚好准备起身时，火种爷爷一把抓住抬杠，有力地摇着头，许久才说出一句话来：“还是把它埋了吧。”
在火种爷爷的指点下，后生们抬着野猪来到后山，掘出一个深坑来。
“轻点，轻点！”火种爷爷看到年轻人重手重脚，便上前解下绳套，与他们一同将野猪平稳地放下坑去。
那火红的鬃毛像一抹晚霞绚丽地沉没了。
花眼汪汪地抓着土，似乎是在向下葬的野猪作最后的告别。
下山的时候，后生们对火种爷爷说起刚刚结束的那场选举：“我们让他下台了！”
兰妮子这才知道，父亲老巴子落选了，不再是以前的村长了。
兰妮子心中一阵轻松，今后再也不会有村民因为提留摊派的事闹到家里来了。
在老家骑子岭，兰妮子父亲老巴子也算得上是个人物。
他曾当过三年汽车兵，退伍后在县城帮个体户开过两年货运车，再后来当上了村长。
可村长不是那么好干的，整日里挨家挨户催粮催款，搞计划生育。
几年下来，老巴子几乎把全村人得罪光了。
兰妮子回到家里，娘正在猪圈喂猪。
她悄没声地踅人屋里，看到父亲老巴子坐在床沿上压着嗓子嘿嘿有声地哭着，脖子上青筋粗暴得蚯蚓一样蠕动。
兰妮子静静地看着老巴子，觉得同样是大男人，火种爷爷的哭让她也想流泪，而老巴子的哭却让她想笑出声来。
她想，难道不当村长就像含在嘴里的糖被挖走了一样可惜吗？
一连好几天，老巴子都不敢出门，躲在家里就像一只灰溜溜的老鼠，觉得没有脸面在村里呆下去了，便萌生了去广东打工的念头。
兰妮子是在睡床上得知这一消息的。
兰妮子睡觉有一个习惯，一定要捏着娘的左耳垂才能入睡。
这习惯在她吃奶的时候就有了。
每天晚上要睡觉了，她的右手就要摸着娘的那只左耳朵，拇指和食指捏在耳垂上不停地揉捻着，即使睡着也不停息。

那天晚上，老巴子见兰妮子睡了好一会了，就将自己的想法与兰妮子娘说了。
“就你一人去？
”“就我一人去！
”“我们娘俩咋办？
”“打工是很苦的，你们还是留在家里好。
”“我可不愿留在这里遭人白眼，要去全家一块去。
”“一块去，那怎么行？
家里还有田哪，兰妮子快要上小学了！
”“你没看到吗？
全家人外出打工的多着呢！
这样可以多赚些钱，兰妮子可以到打工的地方上学。
”老巴子在黑暗中沉思了一会，叹息一声，算是答应了。
兰妮子嗷的一声从被窝里坐起身来，抱着娘大喊：“我要去广东喽！
”两个大人吓了一跳。
原来兰妮子一直装睡呢。
“记住了，这事你不能到外面去说，我们要偷偷地离开！
”老巴子郑重地对兰妮子吩咐。
“为什么？
我们又不是贼，干吗要偷偷地走？
”兰妮子仰着脸，眼睛黑亮亮地问。
“哪有那么多为什么！
你要是说出去，我就不带你去，让你一人留在山里。
”老巴子口气变得又冷又硬。
“水哥哥家也不告诉吗？
还有火种爷爷……”“除了你水哥哥家，其他人一律不准说。
”兰妮子不满地鼓起嘴巴，静静地钻进被窝，重新捏起娘的耳垂，一边听着父母继续讨论外出打工的细节，一边遐想着山外的世界。
广东在什么地方，是在东边很广的地方吗？
骑子岭小得像一只巴掌，离镇上十里地，一直不通公路，满眼的山山岭岭，一直逼到人的鼻子前。
自从知道外面还有个世界，兰妮子就越来越不喜欢山里了，她甚至问过娘，为什么她不像姨那样，也嫁到镇上，那样自己就不在山里了。
娘说，她也不清楚，问外婆去。
外婆家在更深的山里，兰妮子才不去问呢。
兰妮子去过镇上许多次，但她仍清晰地记得，三岁那年，她第一次到镇上姨父家作客，就惊呆了。
多么大的地方啊，那么多房屋，那么多人！
她与刘水牵着手，颠颠地在镇子里走，那几条大街小巷，似乎永远也走不到尽头。
自那以后，兰妮子隔三差五闹着要去镇上，娘去赶集，老巴子去开会都只好捎上她，到了镇上就把她寄放到刘水家里。
几年下来，兰妮子把小镇看了一遍又一遍，但对她来说，每一次都是第一次，小镇总是新的，是她看不够和看不厌的。
哪怕是刚刚离开，走在回村的山路上，她就开始一步三回头地怀念身后的小镇。
要是能像水哥哥那样，天天住在镇上，天天走在街上，那是多好的事啊！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http://www.tushu007.com